

## 父亲难当

◎朱辉

父亲去世一年多了,尚未入土为安,骨灰盒一直存放在殡仪馆里。

其实父亲生前曾吩咐我们去找墓。汇总的信息是他划定的范围内,正规墓区里最便宜的双人墓不低于数万元,父亲嫌贵;大哥说树葬只需几千元,父亲又不愿意。说两年前他去扫墓,看到一位老同事树葬的地方,下雨天有积水。父亲是不会游泳的。

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,这是父亲的一句口头禅。周围别的老人,一般年过七十就买了墓。父亲却不急,潜意识里似乎在等着降价。其实分析一下国人年龄结构,老龄化越来越严重,而土地资源稀缺,墓地不涨都难,哪里等得到降价?

父亲活了85岁半,我们因此共同度过了漫长时光。大多数日子里,父子关系并不好。这也不奇怪,动物界成年父子基本不会在一个群体里,可能它们难以面对一个问题——听谁的?听说在发达国家,一般的情况是父亲对于成年儿女没什么影响力。而在中国,父亲往往保持着长久的权威,因而诞生了“无仇不成父子”这句话。

父亲很强势,在家说一不二,因此我们的“仇”一度结得比较深。和许多父亲一样,父亲自认为吃过的盐、走过的桥都比我们多,所以什么事都爱替我们做主。比如读书时选专业,择业时选工作……好在找老婆方面,他没有插嘴,虽然他觉得我们哥仨找的媳妇都不符合他的要求。不过他尚有知子之明,暗示过知道自己儿子都是平庸之辈,儿媳如果很优秀,人家岂不吃亏了?

父亲一通指挥,多年后复盘,似乎都是错的,都属于只顾眼下、没有前瞻性的决定。我们哥仨最终事业无成,也曾在私下里埋怨父亲。不过我早在十多年前就顿悟了:着实怪不着他,没有几对父子面临重大问题时意见会高度一致。父亲的反对,相当于对儿子进行抗阻力训练,儿子过不了这关,说明决心不够大。纵然按自己意愿去做,以后遇到困难大有可能打退堂鼓。父亲相当于人生预选赛的对手,战胜不了他,你就没能力去决赛圈迎接真正的考验。

“我当初让你去当老师就好了……”父亲临终前对我念叨这件事。我其实一点也不怪他让我进了工厂。望着将要远去的他,我想起了1981年他带着我去看香港电影《父子情》。出了影院,他对还是初中生的我说了番话,大意是父亲是最难当的,大多数父亲一生都在当“恶人”,招儿子恨。可是有几个父亲不是恨不能牺牲自己,让儿女成龙成凤……

我悟得还算及时,早已同父亲和解了。当然也得益于父亲高寿,如果他70岁就去世,那就来不及了。

世上只有妈妈好?其实父亲们大多也很好,只是这种“好”常常表现得有些霸道,缺少了一点温情。许多人回味出这种好的时候,父亲已经不在了。

本版投稿邮箱:  
2457901059@qq.com

## 为什么还要过节

◎万州

过节,其实就是亲人们的团聚。

爸爸走了快2年了,妈妈对我们说,你爸爸走了,我们还是要把节过好,你爸爸在天上望着我们呐。

人间的节日,天上的眼睛,遥遥相望,思念无绝期。

端午前,妈妈早就开始忙碌了。一大堆杂乱的事情在那里堆着,我妈像拆打结的毛线团一样,等着她一团线一团线地去拆开,过后又有一种满足的舒坦。

我妈端午要做的事情,比如用老家村子里的竹蒸笼蒸粽子,首先把放在偏房里的蒸笼拿出来洗净,准备糯米、红糖、红豆、枣子、花生……这些食材,我妈要老家村子里产的,粽叶也要老家的,这样蒸出来的粽子才有当年老家那种最地道的味儿。

我妈进城以后这些年,在端午那天一大早,她就开始用传统方法蒸粽子了。锅里水汽腾腾,大蒸笼里盛满了饱满憨实的粽子。不过我们根本吃不完,她就忙乎着给楼上楼下的邻居送粽子。我妈带着笑挨家挨户敲响门,柔声问:“有人吗?”人家探出头来,客气地收下,还喊我妈进屋子里去坐坐。

当初进城,我妈特别不适应城里人一回家就“嘭”的一声关上门,说那刺耳的声音仿佛把人狠狠地推了一个趔趄。我妈就用在

老家村子里的古道热肠,把整个楼里人起了一层厚茧的心,一颗一颗给焐热了。我妈真有老母鸡的慈善心肠,见一个鸡蛋,都有上去孵一孵的愿望。后来,小区楼上楼下人家关门的声音都变轻了,吃饭时,还常常敞开门,哪家有啥好吃的,端着菜碗送上一份分享一下。

那些年在老家村子里,过节最大的奢望就是满足几顿口腹之欲,很多时候过节,就是对美味食物的念想与召唤。但而今对食物的守候早已经没了那些年的热情,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还困扰着城里人。过节的憧憬也如天边的星,隐藏在云层里了。

我爸生前也常叹息过节的气氛淡了。我妈就是不服气,质问我爸:“哪里淡了?是你人老糊涂了。”

有年端午节,我爸问我妈:“你晓得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吗?”我妈从厨房出来,拍打着围裙说:“端午节就是端午,有个啥来历。”于是我爹的那点文化就派上用场了,他跟我妈讲了端午的来历,说就是为了纪念沉江自杀的屈原设立了端午节。我妈糊涂了:人死了,后人还吃粽子来纪念啊,这不是幸灾乐祸嘛。我爸叹了一口气对我妈说:“哎,像你这样胡扯,历史学家也跟你说不清。”我妈又问:“你说屈原抱着一块石头沉江自杀,那他在水里憋坏了,不晓得浮起来啊。”我爸说:“屈原身上的石头,他用绳子捆绑着。”我妈点点头说:“哦!”她似乎弄明白了,

又跟了一句话:“看来屈原是成心要去自杀了。”

我感觉我爸把严肃深沉的历史,就这样给戏说了。不过我爸一直是一个严谨的人,他表情凝重,对人说话一向是语重心长而诚恳。

我妈弄不明白传统节日的来历,但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春节这些节日来临前,她无论在乡下,还是在城里,都要认认真真操办一次。清明,给先人烧冥钱,端午蒸粽子,中秋做老月饼,春节为了除夕晚上的团圆宴,更是从腊月就开始忙得团团转了。这些节日都少不了丰盛的家常菜,有时也用来款待像周老头这样的老友和邻居亲友。这桌飘香的饭菜,也是我打开一扇家门种下的密码,是灯海摇曳里接头的信号。

文友张五毛说,我们的生活是一块粗布,只用很少的一点来缝制欢喜幸福,其余都变成了对付生活残渣的抹布。灰尘滚滚的行走中,我停顿下来,望一望我妈在节日里磨盘一样缓缓转动的身影,我突然明白了,这些节日里的忙碌,对我妈来说,是一种不会停下来的仪式,这种仪式抚慰着她的心。因为我妈的心里啊,有一个嗷嗷待哺的黑洞,那黑洞里,有对孩子亲人们归来的殷殷等待,有对邻里人家表达和睦关系的真切心情。

如今,家里少了那个常常陷入老沙发独坐叹气的老头儿——我亲爱的爸爸。但我们还是要好好地过一个端午节。粽香里,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



## 高考志愿填报的遗憾

◎佟佟

真后悔,当年高考填报志愿时,没有听班主任老师的忠告。

1989年,我第一次参加高考,填报志愿时,第一、二、三志愿填的全是我心仪的院校、心仪的专业,而第四志愿根本就没有填报。

志愿表交上去的当天下午,班主任老师急火火地找到我说,以我平时忽高忽低的学习成绩,第四志愿也要填报上会更稳妥一些。

那时我们那里的第四志愿是专门用来招“农村师范定向生”的,其录取分数比统招生低很多,但学生大专毕业后,要分配回其户口所在地乡镇中学当教师。虽然我很喜欢教师这一职业,但我不想回到我家

乡当老师。我家乡小镇偏僻落后,我在镇中学读了三年初中。学校清一色的破烂旧砖房,冬天漏风,夏天漏雨,而且当时教师的工资待遇很低。

最终,我没有填。

那年高考,我考了446分,仅超过最低提档分数线6分。这个分数上农村师范定向生绰绰有余,而我却因骄傲自大、目光短浅而落榜了。之后,我又读了高四、高五,可高考成绩却“老太太过年——一年不如一年”,懊悔不迭。

我没脸再复习,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了,于是我便回到村里当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。

我回村务农的第二年,镇中学扒倒破旧的校舍,重建起宽敞明亮的教学大楼,教学环境一年比一年好,教师的地位也一年比一年提高。我更加难过,可是世上根本没有“如果”。

至今,我那些填报了“师范定向生”志愿的同学,不是特级教师就是一校之长,有的还进了政府机关做了干部,而我虽然带着全家多年努力,生活也不错,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,年老后还是缺乏保障。

所以,我以亲身经历告诫当今学子,在填报志愿时,一定要慎重结合自身各方面的条件填报,要有兜底!千万不要任性而为、好高骛远,报错了志愿有可能误了你一生。